

# 明末清初秀才资格考试的物质支出

以话本小说资料为例

杨东方

明清之际获得秀才资格的好处，学人谈了很多，如吴晗在《明代的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》中就指出可以享受免役等特权（收入《灯下集》，三联书店，1960年版）。但获得秀才的投资却鲜见人研究，学人不得已涉及这个问题时，要么语焉不详，要么泛泛而谈。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史料有很大关系。前者的资料在史学典籍中保存较多，研究起来不成问题；后者在史学典籍中保存较少，学人常有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之叹。幸运的是，话本小说中保存了这方面的大量资料，从而可以弥补史学典籍之不足。

以获得秀才资格为中介点，读书人可分为三个阶段：前秀才阶段、获得秀才资格、后秀才阶段。读书人在前秀才和后秀才阶段的支出（如笔墨油烛、求师访学之类）均因人而异，不具备强制性、规范性、普遍性、统一性等特点。这种支出不好计算也无法计算，从而不在本文的论述之中。而

在获取秀才资格这个点上，他们的部分支出却是强制性的，从而具有统一和普遍的意义。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。一般说来，这项支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一是三级考试（从明代中期开始，童生入学需要通过县、府、院道三级考试）所用的卷子钱；二是三级考试时请廪生做保的报酬；三是考中秀才入学时向学官所交的拜见钱；四是中秀才后自己做蓝衫、买头巾、定皂靴的费用。

卷子钱在很多小说中都曾提到，如《鼓掌绝尘·月集》（明末作品）中陈珍要考秀才，其父对他说：“孩儿，十五日已是岁考日期，你爹爹昨日先替你买了卷子，不知还是寻那一个保结？”又如《照世杯》（清初作品）卷二《百和坊将无作有》，主人公欧滁山自言：“我老欧今日的文章才值钱，当时做童生，每次出去考，经营惨淡，构成两篇，定要赔卷子，贴供给。”这都表明童生考秀才时要自己买卷子。

买卷子要花多少钱呢？话本小说中没有这方面的资料，但可参考秀才考举人时的卷子价位。《欢喜冤家》（明末作品）第十回《许玄之赚出重囚牢》中，许玄从监狱里逃出要考举人，宿在一寡妇家：

那许生开一张帐，自买卷子、文房四宝，一应进场之物，共十两银子。把那包银子一秤，止得三两，不上房钱，一些不曾打帐起。长吁短叹的，沉吟呆坐。至于三餐茶饭，那曾说起，便道“一时里高兴逃走来，端然不能进场，如何是好。身上又无衣服可当，此间又无亲戚可投，这道路贫方是贫，如之奈何！”只见巫云送一壶酒，几碗小菜，齐齐整整摆下。许玄见了道“不须费心，连小生在此安歇不成着哩。”巫云道“为何说此言语？”许玄说“一时间来了，少了些盘费，在进退两难之间耳。”巫云将帐上一看，道“笔、砚、墨、纱巾及进场之物，我家都有的，何用去买！”许玄说“为何你家倒有这些物件？”巫云道“我家相公在日，姓阮，是个好秀才。娶我主母，做得两年亲，便死了。”……只见巫云捧了许多物件，都是用得的。至于色衣，青色海青，一应俱有……许玄换了一套衣服，取了自己那包银子，往街坊买了卷子，到应天府中纳了。许玄是初观场的，见了老试士，请教他场中规例，忙忙的直

至初五日。众官在应天府吃了进帘酒，迎到贡院里来……直至初八，巫云把一应例事，人参，油烛，安息香，进场之物送进。

这是秀才考举人，说“自买卷子、文房四宝，一应进场之物，共十两银子”。十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但看下文他所要买的东西包括文房四宝、纱巾、色衣、青色海青、一应例事、人参、油烛、安息香等大量物品，卷子应该很便宜。而且书中明言“许玄换了一套衣服，取了自己那包银子，往街坊买了卷子，到应天府中纳了”，这点明了卷子钱绝对不会超过三两。总之，卷子钱一般不会太贵。童生考秀才应该和这相似，也不会太贵。

童生请廪生保结时也需要花钱。这在话本小说中同样留下了记载。如上文提到的《鼓掌绝尘·月集》中，陈珍要考秀才，父与子的一段对话：

陈进道：“孩儿，十五日已是岁考日期，你爹爹昨日先替你买了卷子，不知还是寻那一个保结？”陈珍听说个岁考，一霎时面皮通红，心中暗忖道：“这个却做出来！”便随口回答道：“孩儿



光绪年间李延庚院试卷子

还去馆中，与先生商议，若寻得一个相熟的，还省些使用盘费。”

这表明：要人保结是要花钱的。至于要花多少钱，这里没有说明，而《人中画·自作孽》中（明末清初作品）则有明确的记载：

一日，宗师岁考。

徽州各县童生俱要廪生保结，方许赴考。原

来徽州富家多，凡事银子上前，廪生、府县、道三处保结，穷煞也要几两。

这是徽州地方的情景，请人保结要花好几两银子。因为每个时代、每个地方的物价都不相同，在当时当地，几两银子能买多少物品呢？接下来的叙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：

汪费道：“门生不瞒老师说，家中只有薄田二亩，以为家母养膳之资。门生欲售一亩奉献老师，因考期甚迫，急切里没有售主，今不得已，只得将田契托舍亲押得酒资少许，乞老师笑纳，勿以凉薄为罪！”随将银封送上。黄舆接看是一两银子，便低头只管踌躇。汪费见黄舆踌躇，只道他嫌少，连连打恭恳道：“门生非敢吝惜，实是无处挪措，老师若嫌轻微，待府县取了，容门生将田卖了再补何如？”

由此可见，一亩地还不够三级考试的保结费用。此项费用给读书人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汪费就是因为

南京江南贡院内的赶考挑子



“家计甚贫，四下求人，人见他银子少，没一个肯保”而走投无路的。如果想在入学时做点小动作，保结的费用会非常惊人。《型世言》（明代作品）第二十七回《贪花郎累及慈亲 利财奴祸贻至戚》载：

（钱公布）及至帮补了，他却本府（引者按，即浙江绍兴府）专保冒籍，做活切头，他自与杭、嘉、湖富家子弟包倒。入学三百两，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，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，一百八十两归做文字的，一百二十两归他。复试也还是这个人，到入学却是富家子弟出来，是一个字不做，已是一个秀才了。回时大张旗鼓，向亲邻道冒籍入学。又挨一两年，待宗师新旧交接时，一张呈子，改回原籍，怕不是个秀才？

“一百二十两”不是小数字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一个秀才值“三百两”，如央分上要三百两（《鼓掌绝尘·

月集》);因县、府案首必定入学,卖县案首要三百两(《醉醒石》第七回《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》,明末清初作品);甚至积惯棍徒骗生童时要价也是三百两(《型世言》第十五回《灵台山老仆守义 合溪县败子回头》)等等。

按照规定,童生被提学道录取后,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入学。入学时,要向学师缴纳拜见钱。《型世言》第八回《矢智终成智 盟忠自得忠》就言:“他却不像如今的教官,只是收拜见,索节钱,全不理论正事的。”又,《醉醒石》第十一回《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》中的魏进士做了推官,其妻不满意,说道:“好好。做了教官了,一节才有些活动。他还多些拜见,进一番学,有一番束修。”这都表明,生员入学须向学师缴纳拜见钱,若无钱交纳拜见,入学就会很有问题。在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六《憎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》(明末作品)中,学师讲了这样一件事,他道:“当初吾在沂州做学正,他是童生新入学,家里甚贫,出那拜见钱不起。有半年多了,不能勾来尽礼。斋中两个同僚,撙掇我出票去拿他,我只是不肯,后来访得他果贫,去唤他来见。是我一个做主,分文不要他的。斋中见我如此,也不好要得了。”这位秀才非常幸运,碰到了好老师。但并不是所有的秀才都这么幸运。《醉醒石》第八回《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》中,因为秀才们围攻了“奉旨采买书画玩器”的

王千户,导致了千户和地方官府、学政的矛盾,各各上本辩解。“只是两院上本,行学查个为首生员。却把个新进并不曾出来的秀才,叫做陆完,是因他入学不完束修,竟将来报入在本里。却不:李代桃僵,张帽落戴。”只是未能交全拜见钱,竟然把一个莫须有且性质恶劣的罪名弄在了自己头上。由此可见,拜见钱的魔力实在不容小视啊!不过,陆完的运气还不算太坏,“还有那陆秀才,邀圣上宽恩,置之不问,已是个侥幸了。到后来中了举,中进士。京中闻他是前日打王千户,是个有胆气有手段的,却铨选了个北道御史,后来直做到吏部尚书。其实陆秀才原也没甚力量,那无妄之福,翻得从无妄之祸里面。”不过,我们假设一下,如果圣上不宽恩呢?是黜革还是充军杀头?恐怕都有可能。总之,拜见钱对一部分贫困的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,甚至会引来飞来横祸。

学生毕竟贫富不等,按统一标准缴纳拜见钱是否合理呢?那些贫困不堪的学生,让他们缴纳拜见钱又是否现实呢?《石点头》(明末作品)第十二回《侯官县烈女歼仇》言:

大凡初进学的秀才,广文先生每月要月考,课其文艺,申报宗师,这也是个旧例。其时候官教谕姓彭名祖寿,号古朋,乃是仙浪人,虽则贡士出身,为人却是大雅。新生赞仪,听其厚薄,不肯分别超超上上等户,如钱粮一般征索,因此人人敬爱。

这里实际上指出：新生的贽仪，一般“分别超超上上等户，如钱粮一般征索”。这种看其家庭富裕程度，对学生进行有差别的收费有其合理之处。但到底要收多少钱？那些实在无力缴纳学费的学生怎么办？这段记载都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。幸好，明末清初作品《云仙笑·拙书生》对此有明确的说明：

大凡人人家子弟进学之后，就要备贽仪相见学师。那贽仪多寡，却有规则，分为五等。那五等，却是：超户、上户、中户、下户、贫户。那超、上二户，不消说要用几十两银子，就是中、下两户，也要费几金。只有贫户，不惟没有使费，还要向库上领着几两银子，名为助贫。

这一方面证明了《石点头》所说的“分别超超上上等户，如钱粮一般征索”是真实的；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，家贫的学生可以免交。普通家庭要交的几两银子意味着什么呢？同篇中的另一处叙述提供了当时的物价。秀才文栋在省城考举人，想租寓贡院间壁的道院，对此，他有一番考虑：“到是道院幽雅些，况我又没个仆从，连饭也吃了他的，一总送他几两银子罢！”两项对照，可见拜见钱也不是小数字。至于拜见钱对秀才的影响，上文所述的陆秀才就是一个好例子。另外，《云仙笑·拙书生》中的文栋因为拜见钱，不但家事弄个干净，而且父亲因此而亡。拜见钱之痛由此全见。

获得秀才还有另一项开销，即买蓝衫、头巾、皂靴等。这在话本小说中有明确的记载。《型世言》第二回《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》记载：“到了服闋，适值宗师按临，府县取送，道间与进了。王俊听得，心下惊慌，便送银三两与他做蓝衫。”只有蓝衫是要自己花钱做的，才会有人送钱做蓝衫。《鼓掌绝尘·月集》也有明确的记载：“那陈进听人来报说孩儿入泮，一家喜从天降，也等不得择个好日，便去做蓝衫，买头巾，定皂靴，忙做一团。”因为蓝衫等都是物品，不是货币，不存在物价差等问题，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会造成问题，也就用不着换算了。戴头巾、穿蓝衫、着皂靴本是读书人获得秀才的一种特权，但也往往给秀才的生活造成麻烦。话本小说中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资料，但也隐隐显示出来，如《鼓掌绝尘·月集》就言秀才们“有头巾的没了蓝衫，有蓝衫的没了皂靴”，《天凑巧》第二回《陈都宪》也言：“又有一起秀才，有巾无衫，有衫无靴”，等等，诸如此类的描述，可见服饰要求对秀才的影响。

综上所述，读书人要想获得秀才资格，在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之外，还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。这也说明，科举的公平性是相对的，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，不要说平常的生活读书开销，就是考秀才时的卷子钱、保结钱及刚考上秀才时的学师钱、做蓝衫钱，也是无法办到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）